

官场现形记

(下)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官场现形记(下)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1)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19)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39)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 发妙谗	(57)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73)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93)
第三十八回	了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107)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123)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诤多才	(137)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154)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167)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180)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196)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215)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234)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却说羊统领虽然喝退了龙占元,只因他凭空多事,得罪了洋教习,深怕洋教习前来理论,因此心上很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辫子同乌额拉布两个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众兴致索然,于是无精打采,草草吃完,各自回去。

第二天羊统领特地把田小辫子请来,先埋怨他不该到制台面前上条陈,弄得制台不高兴;又怪他不该同乌某人翻脸,“过天我替你们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个官厅子上,彼此见面不说话,算个什么呢?”田小辫子毕竟是做过他的伙计,吃过他的饭的,听了他的话,心上虽然不服,嘴里不便说什么,只好答应着。又过了两天,羊统领见洋教习不来找他说什么,于是才把心上一块石头放下。后来龙占元的本营营官,又上来回过羊统领,求统领免其看管,并且不要撤他差使。当时又被羊统领着实说了他许多不好,看他本营营官面上,暂免撤差,只记大过三次,以儆将来。龙占元又亲自上来叩谢。羊统领吩咐他道:“现在的英文学堂,满街都是。你既然有志学洋话,为什么不去拜一个先生,好好的学上两年?一个月只消化上一两块洋钱的束修。等到洋话学好了,你也好去充当翻译,再不然到上海洋行里做个康白度,一年赚上几千银子,可比在我这里当哨官强得多哩!要照现在的样子,只学得一言半语,不零不落,反招人家的笑话,这是何苦来呢?”龙占元道:“回军门的

话,标下从前总共读过三个月的洋书,通学堂里只有标下天分高强,一本《泼辣买》,只剩得八页没有读,后来有了生意,就不读了,过了两年,如今只有‘也司’这一句话没有忘记。满打算借此应酬应酬外国人,不提防倒挨了一顿打。这一下子可把标下打苦了,到如今头上还没有好。以后标下再不敢说洋话了。倘若再学会两句,标下有几个脑袋?又是马棒,又是拳头,这不是性命相关吗?”羊统领听了,点点头道:“不会也罢了,完完全全做个中国人,总比那些做汉奸的好。”龙占元于是又答应了几声:“是。”然后退了出来。

这里羊统领便想仍到钓鱼巷相好家摆一台酒,以便好替乌、田二人和事。两天头里写了知单,叫差官分头去请,所请的无非仍旧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几个。其中却添了两位:一位是赵大人,号尧庄,乃广西人氏。说是制台衙门的幕府,还有人说制台凡遇要做折子奏皇上,都得同他商量,制台自己不起稿,都是他代笔,合省的官员,文自藩、司以下,武自提、镇以下,都愿意同他拉拢。然而他面子上极其不肯同人家来往,坐在那里总不肯同人说话。不晓得是架子大呢,亦不晓得是关防严密的缘故,望上去很像有脾气似的。他的官虽是知府,只有道台以上的官请他吃饭,或者还肯赏光,就是道台,亦得要当红差使的,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都不在他心上。人家同他说话,他只是仰着头,脸朝天,眼睛望着别处。别人问三句,回答一句,有时候还冷笑一声儿,也不言语。因此大众都称他为“赵大架子”。这回羊统领请他,他晓得羊统领上头的声光极好,而且广有钱财,爱交朋友,所以请帖送去,答应肯来。又一个姓胡号筱峰,排行第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有人说他父亲曾经当过“长毛”,后来投降的,官亦做到镇

台。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里当少爷,脾气亦并非不好。不过他的为人,一天到晚坐亦不是,站亦不是,人家要静,他偏要动。说起话来,没头没脑,到人家顶住问他,他又说到别处去了。知道他底细的人,都叫他“小长毛”,后来人家同他相处久了,摸着他的脾气,又送他一个表号,叫他为“胡二捣乱”。

且说胡二捣乱这天因为羊统领请他在钓鱼巷吃花酒,直把他乐的了不得。头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其时是四月天气,因为气节早,已经很热,拿出来的衣服是春纱长衫、单纱马褂。当天晚上忽下了两点雨,清晨起来,微微觉得有点凉飕飕的。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夹纱袍子、夹纱马褂,扎扮停当,专等羊统领来催请。羊统领请的是晚饭,他忘记看贴子,还当请的是早饭,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等了一回,不见来催,又把他急的了不得。动问管家:“羊统领请客可是今天不是?不要你们记错了。”管家回:“不错,是今天。”隔夜虽然下了几点雨,第二天仍旧很好的太阳,胡二捣乱在公馆里,前院后院、前厅后厅,跑了十个趟,一来心上烦躁,二来天气毕竟热,跑得他头上出汗,夹纱袍子、夹纱马褂穿不住了,于是又穿了件熟罗长衫、单纱马褂,里面又穿了件夹纱背心。此时已有晌午,还不见羊统领来催。又问管家:“倒底是什么时候?”当中有一个记得的回了声:“请的是晚饭。”胡二捣乱骂了声:“王八蛋!为什么不早说!”于是仍在自己家里吃中饭。

好容易挨到三点半钟,到这时候,熟罗长衫也有些不合景了,只得仍旧换了春纱长衫、单纱马褂。刚要出门,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于是仍旧回转上房,在抽屉里翻了半天,翻出一个鼻烟壶来,说道:“街上驴马粪把人熏的实在难受,有了这个,就不怕了。”等到坐上轿子,谁知鼻烟壶是空的,又叫管家

回去拿烟。管家拿不到,好容易自己下轿,方才找到。走到半路上,又想起未曾带扇子,不及回家去取,幸亏街上有个扇子铺,就下轿买了一把,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气是凉的,晚上回来要添衣服,于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夹袄拿了来,预备晚上好穿。如此者往返耽搁,及至到钓鱼巷,已经有五点多钟了。幸亏只到得一个主人,其余之客一个未到。胡二捣乱到处捣乱,人家同他没有什么谈头的。同羊统领见面之后,略为寒暄了两句,便也无话可说。羊统领自去躺下吃烟。胡二捣乱便趁空找着姑娘捣乱,也不顾羊统领吃醋,只是捣乱他的。捣乱了半天,恨的那些姑娘们都骂他为“断命胡二”。胡二捣乱只得嘻着嘴笑。后来端上点心来,请他吃点心,方才住手。

又歇了一回,请的客人络绎不绝的来了,羊统领见田小辫子、乌额拉布二人到了,便拉了他们的手,说了许多的话,又给他二人一家作了两个揖,说:“你二位千万不要闹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独有你二位见面不说话,好像有心病似的,叫人家瞧着算什么呢?”其时田小辫子颇有愿和之意,无奈乌额拉布因为脸上挖的伤还没有好,一定不肯讲和。经不起羊统领再三朝着他打拱作揖,后来又请了一个安,旁观那些客人,亦帮着着实说,乌额拉布方才气平。大家都派田小辫子不是。羊统领叫他替乌大人送了一碗茶,两个人又彼此作了一个揖,各道歉意,方才了事。

其时已有七点半钟了,羊统领数了数所请的人,却已到齐,只有制台幕府赵尧庄赵大架子没有到。后来想叫差官去请,又怕他一陪着制台说话,恐有不便,只好静等。谁知一直等到九点钟,才见他来。他是制台衙门里的阔幕,人人都要巴结他的。大概的人,他不过略为把手拱了一拱,便一手拉了余

荇臣到烟铺上说话,连主人都不在眼睛里。后来摆好席面,主人就来让坐,他方同主人谦了一谦。主人手执酒壶,又等了好半天,一直等到把话讲完,方才起身入座。主人连忙敬他第一位,他又让了一句道:“还有别位没有?”余荇臣道:“这里并没有第二个人僭你尧翁的。”赵大架子也不答言,昂然据首座而坐。其余的人亦就依次入座。

通台面上只有余荇臣当的差使顶阔,而且钱亦很多,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学堂总办,常常提起某人很能办事。余荇臣便趁这个机会,托人关说,求大帅赏他一个明保,送部引见。制台虽然应允,但是折子尚未上去。余荇臣又打听得制台凡有折奏,都是这赵大架子拿权,因此余荇臣就极意的拉拢他。赵大架子的架子虽大,等到见了钱,架子亦就会小的。当初也不晓得,余荇臣私底下馈送他若干,弄得这赵大架子竟同余荇臣非常知己。这时候到了台面上,赵大架子还只是同余荇臣攀谈,下来再同主人对答两句。余下的人,他既不屑理人,人家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说话。在钓鱼巷吃酒,是要叫局的,赵大架子恐怕有碍关防,一定不肯破例。主人只得随他。其他宾主每人只叫得一个,亦为着赵大架子在座,怕他说话的缘故。因此这一席酒,人虽不少,颇觉冷清的很。赵大架子吃了两样菜,仍旧离座躺在炕上吃烟。余荇臣是同他有密切关系的,便离座相陪。后来主人让他归位吃菜,他始终未再入席,摇摇头对余荇臣说:“这般人,兄弟同他们谈不来的。”余荇臣得了这个风声。便偷偷的关照过主人,叫他们只管吃,不要等了。赵大架子吃烟,自己不会装,余荇臣虽然不吃烟,打烟倒是在行的。当下幸亏他替赵大架子连打了十几口,吃得满屋之中烟雾腾腾。霎时菜已上齐,主人又过来请吃稀饭,赵大架子又摇

头说：“心上怪腻的慌，不能吃了。”余荇臣也陪着不吃，主人深抱不安。席散之后，又走过来道歉，又说：“另外替赵大人、余大人留了饭。”赵大架子回称：“谢谢。”说完这句，立起身来想要穿了马褂就走，余荇臣晓得他不愿久留，便让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里去坐。赵大架子点头应允，两人一同出门。其时主人早已穿好了马褂，候着送了。

一时别过主人，同到王小五子屋里。王小五子接着，自然另有一副场面。余荇臣立刻脱去马褂，横了下来，又赶着替赵大架子打烟。王小五子赶过来，替他代打，余荇臣还不要。一连等赵大架子又抽过七八口，渐渐的有了精神，两手抱着水烟袋，坐在炕沿上，想要吃烟，余荇臣忙叫王小五子过来替他装烟。此时余荇臣一见房内无人，便把身子凑前一步，想要同赵大架子说话。赵大架子忽然先问道：“荇翁，托你安置的两个人怎么样了？”余荇臣道：“兄弟早同藩台说过，一个调动，就委他两人前去。”赵大架子道：“还要等几个月？”余荇臣道：“现在正在这里替他俩对付着看，有两处就在这几天里头期满，不过几天就要委他们的，那里用着几个月？你老先生委的事，岂有尽着耽搁的道理！”余荇臣这时候本来相请赵大架子过来商量自己事情的，不料赵大架子先同他说安置人的话，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时不好开口，只得权时隐忍着，仍旧竭力的敷衍。又叫王小五子备了稀饭，留赵大架子吃。赵大架子推头有公事，还要到衙门里去。余荇臣不好挽留，自己的事始终又未曾能够向他开口。临到出来上轿，便邀他明天晚上到这里吃晚饭。赵大架子道：“看罢咧！如果没有公事，准来。”赵大架子去后，余荇臣当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

王小五子见余荇臣很巴结赵大架子，就问赵大架子的履

历。留心之极。余荇臣便告诉他说：“赵大人是制台衙门的师爷，见了制台是并起并坐的。通南京城里，没有再阔过他的。”王小五子便问：“余大人，你当的什么差使？一年有多少钱进款？”余荇臣便说自己当的是通省牙厘局总办，所有那些外府州、县、大小镇、市上的厘局都是归我管的。这些局里的委员老爷，我要用就要用，我不要就换掉，他们不敢不依我的。”王小五子道：“他们那些官都归你管，你的官有多么大？”余荇臣道：“我的官是道台，所以才能够当这牙厘局总办。”王小五子鼻子里嗤的一笑道：“道台是什么东西。就这么阔！”说到这里，又自言自语道：“噢，原来如此！”忽然又问道：“余大人，我问你，我听说现在的官拿钱都好买得来的。你这个官，从前化过几个钱？”余荇臣起初听他骂道台“什么东西”，心上老大不高兴，后来又见他问自己的官，从前化过几个钱，便正言厉色道：“我是正途两榜出身，是用不着化钱的；化钱的另是一起人，名字叫‘捐班’，我们是瞧他不起的。”王小五子道：“余大人，官好捐，你们的差事，想亦是捐来的了。”余荇臣道：“呀呀呼，差事那里好捐！私下化了钱买差使的，固然亦有。然而我得这个差使，是本事换来的，一个钱没有化。就是人家在我手里当差使，我也是一文不要的，那是再要公正没有。”王小五子道：“照此说来，你余大人是一个钱不要的了？”余荇臣道：“这个自然。”王小五子道：“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前个月里，有天春大人请你吃酒，我看见他当面送给你一张银票，说是六千两银子，春大人还再三的替你请安，求你把个什么厘局给他。不是你接了他的银票，满口答应他的吗？不到十天，果然有人说起，春大人升了厘局总办，上任去了。”余荇臣见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处，只得支吾其词道：“他的差使本来要委的了，银子

是他该我的，如今他还我，并不是化了钱买差使的。这种话你以后少说。”王小五子道：“照这样说起来，没有银子的人，也可以得差使了。”余荇臣道：“怎么不得！老实对你说，只要上头有照应，或者有人嘱托，看朋友面上，亦总要委他差使的。”王小五子道：“原来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余大人，咱们的交情怎么样？我要荐个人给你，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桩事情。”余荇臣当他说笑话，并不在意，只答应了一声道：“这个自然！你荐给我的人，我想拿头一份的好差使给他。”王小五子嘿嘿无语的歇了半晌，起身收拾安寝。

一宵易过，又是天明。到了次日，余荇臣惦记着自己的事情，上院下来，随又写信给赵大架子，约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赵大架子回说：“公事忙，不得脱身，等到事完出衙门，八点钟在自己相好贵宝那里吃晚饭，可以面谈一切。”余荇臣只得遵命，才打七点钟，便饿着肚皮先赶到贵宝房间里伺候。一等等到九点钟，赵大架子才从衙门里出来。余荇臣接着，赛如捧凤凰似的把他迎了进来。一进门先抽烟。堂子里晓得他的脾气的，早已替他预备下，打好的烟二十来口，一齐都打好在烟杆子上，赛如排枪一样，一排排的都放在烟盘里。只等赵大架子一到，便有三四根枪、两三个人，替他轮流上烟对火门。此时赵大架子来不及同余荇臣说话，只见他躺在炕上，呼呼的拚性命的只管抽个不了，有时贵宝来不及，余荇臣还帮着替他对火，足足抽了一点钟，其时已有十点钟了。赵大架子要板饭，饭菜是早已预备下的，当下只有他同余荇臣两个人对面吃。贵宝打横，伺候上菜添饭。赵大架子叫他同吃，他不肯吃。赵大架子还生气说道：“陪我吃顿饭有什么要紧的？就这样的不好意思起来。你们当窑姐的人，只怕不好意思的

事情尽多着哩！”说罢，便把面孔板起，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余荇臣搭讪着，替他们解和。

等到把饭吃完，赵大架子一面漱口，余荇臣又顺手点了一根纸吹给他。慢慢的谈了几句公事，然后趁势问他：“这两天大帅背后于兄弟有什么话说？”赵大架子道：“不是荇翁提起，兄弟早在这里打算主意了。无奈兄弟公事实在忙，一天到晚，竟其没有动笔的时候。”余荇臣忙问：“什么事一定要尧翁亲自动笔？”赵大架子道：“就是荇翁得明保的那句话了。”余荇臣一听“明保”二字，正是他心上最为关切之事，不禁眉飞色舞。仔细一想，又怕赵大架子拿他看轻，立刻又做出一副谨慎小心的样子，柔声下气的说道：“这都是大宪的恩典、尧翁的栽培！”马屁要拍得牢。赵大架子道：“岂敢！不过制军既有这个意思，我们朋友的人，那里不替朋友帮句忙？说也好笑，前几天是兄弟催制军，这两天反了过来，倒是他催兄弟。”余荇臣道：“催什么？”赵大架子道：“起先是制军虽然有了保举荇翁的意思，一直没有定规，是兄弟天天追着他问，同他说道：‘像余某人这样的人，真要算得江南第一个出色人员。大帅既有恩典给他，折子可以早些进去，将来朝廷或者有什么恩典，也好叫他及早自效。’制军听了兄弟的话，果然答应了，就立逼着兄弟替他起稿子。这两天兄弟一来因为事情忙，没有工夫动笔，二来怎么保举法子，下个什么考语，也得商量商量。”余荇臣道：“正为这件事兄弟要过来求教，承尧翁的吹嘘，又承尧翁替兄弟上劲，真正感激得很。但是还望你尧翁成全到底，考语下得体面些，那就是感之不尽。”说罢，特地离位，深深一揖，又说得一句道：“全仗大力！”赵大架子两手捧着水烟袋，赶忙拱手还礼，却一面说道：“自家兄弟，说那里话来！今天既是荇翁提起，我们都

是自己人，荇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兄弟无不遵办，照样写了上去。制军看了，也不好挑剔什么。”余荇臣道：“这上尧翁的格外成全，兄弟何敢妄参末议？而且又是自己的事，天下断无自称自赞的道理。只得仍请尧翁先生主裁。”赵大架子听了他这一路恭维，心上着实高兴，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可以卖弄他的权力，无奈吃过了饭，没有过瘾，霎时烟瘾上来，坐立不安，十分难过，便道：“你我不是外人。你来，我念你写，写了出来，彼此商议。”其时余荇臣还不肯写，后来又被赵大架子再三的相催，说：“你我自家人，有什么怕人的。不是说句大话，现在南京城里，除了你、我，余人都不在咱眼里。我念你写，这不同我写的一样吗？”

其实是余荇臣心上，巴不得这个折子自己竭力的恭维自己。今见赵大架子一再让他自己写，遂也不便过于推辞。便向贵宝要了一副笔砚、一张纸，让赵大架子炕上吃烟，他却自己坐在桌子边起稿。嫌挂的保险灯不亮，又叫人特地点了一支洋烛。贵宝晓得他要写字，忙着过来替他磨墨，余荇臣不要，叫他到炕上替赵大架子装烟。贵宝去后，余荇臣便提笔在手，拿眼瞧看赵大架子，看他说什么，好依着他写，足足等了七八袋大烟的时候，约摸赵大架子烟瘾已过得一半，随见赵大架子一骨碌从炕上爬起，却先歪着身子，提起茶壶就着茶壶嘴抽了两口，方才坐起来说道：“兄弟的意思，折子上没有多少话说，还是夹片罢。”余荇臣道：“似乎折子郑重些，叫上头看得起些。”赵大架子道：“这倒不在乎，横竖保了上去，上头没有不准的，总还你一个‘着照所请’。依兄弟看来，其实是一样的。”余荇臣见他如此说，亦不敢过于计较，只得跟着他说道：“既然如此，就是夹片亦好。”赵大架子见余荇臣擎笔在手，只是不写，

便道：“你写啊！”余荇臣道：“等尧翁念了好写。”赵大架子笑道：“荇翁的大才，还有什么不晓得的！你别同我客气，你尽管写罢，写出来一定合式的。我要过瘾，你费点心罢！”说完，仍旧躺下，呼呼抽他的烟去了。余荇臣至此面子上只得勉强着自己起稿，心上却是十二分高兴，嘴里却不住的说道：“姑且等兄弟拟了出来再呈政。”

幸喜余荇臣是正途出身，又在江南历练了这几年来，公事文理也还办得来。于是提笔在手，想了想，一口气便写了好几行。后来填到自己的考语，心上想还是空着十六个字的地步，等赵某人去填。既而一想，又怕赵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不如自己写好了，同他去斟酌。他同我这样交情，谅来不致改我的。主意打定，又斟酌了半天，结结实实自己下了十六个字的考语。后头带着叙他办厘金、办学堂如何成效，说得天花乱坠，又足足的写了几行。

一霎写完，便自己离位，拿着底子踱到烟炕前，请赵大架子过目。赵大架子接在手中，就在烟灯上看了一回，一声不言语，又心上盘算了一回。余荇臣忍耐不住，急忙问道：“尧翁看了还好用不好用？兄弟于这上头不在行，总求尧翁的指教。”赵大架子道：“格式倒还不错，就是考语还得……”余荇臣不等他说完，接嘴问道：“考语怎么样？”赵大架子道：“若照荇翁的大才，这几句考语看实当之无愧，不过写到折子上，语气总似乎还要软些，叫上头看看也受用；如果说的过于好了，一来不像上司考核下属的口气，二来也不像折子上的话头。兄弟妄谈，荇翁高见以为何如？”说罢，仍把底稿递在余荇臣手里。余荇臣一听他话，不禁面孔涨得绯红，半天说不出话来。楞了一回，仍旧趑到桌子跟前坐下，提起笔来想改，谁知改来

改去,不是怕赵大架子说话,就是自己嫌不好,挨了半天,仍旧未曾改定。只得老着脸皮,朝赵大架子说道:“这个考语还是请你尧翁代拟了罢!”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竿。’兄弟实实在在有点来不得了。”赵大架子道:“我们知己之说,这考语虽只有几个字,轻了也不好,重了也不好。我兄弟拟了出来,还得送制军阅过。一晌制军却没有改过兄弟的笔墨,如今倘若未能弄好,被他改上一两句,兄弟却坍台不下,所以要替你荇翁斟酌尽善,就是这个缘故。荇翁自己人,我兄弟不妨直说。”余荇臣听了愈为感激,当下便亲自蘸饱了笔,送到炕床边,请赵大架子动手。赵大架子道:“这个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于是亦不接他的笔,仍把身体横了下来,一声不言语。一口气又吃了五六口烟,吃完了烟,趿着鞋皮走下炕来,把原稿略为改换了几句,却把十六个字的考语统通换掉。余荇臣看了,似乎觉得还不能满意,但是恐怕赵大架子动气,只得连称:“好极,好极!”赵大架子改好之后,便往衣裳袋中一塞,因为堂子里的烟吃的不爽快,要回到公馆里过瘾。余荇臣只得穿了马褂,陪着一同出门。临时上轿,余荇臣又打了一躬,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又道:“大帅前深荷一切成全,明天过来叩谢。”说完两人分手。

余荇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来。其时已有夜半十二点钟,余荇臣尚未走进王小五子家的大门,黑影里望见有个人,先从他家里出来。灯光之下,虽不十分明白,然而神气还看得出,很像是个熟人似的。后来彼此又擦肩而过,这人没有看见余荇臣,余荇臣却看清这人,原来是认得的,但是官职比他差了几级,大人卑职,分名攸关。余荇臣怕他看出不好意思,连忙拿头别了过去。等到这人去远,方一步步踱进了大门,霎时走

到王小五子房中。他俩本是老相好，又兼余荇臣明保到手，心上便也十分高兴，见面之后，说不尽那副肉麻的情形，两个人鬼混了一阵。

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话来，连忙说道：“余大人，我托你一桩事情，你可得答应我？”余荇臣道：“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王小五子道：“你别同我调皮，好答应也要你答应，不好答应也要你答应！你先答应了我才说。”余荇臣道：“到底什么事要我答应？”王小五子道：“不是你昨儿说的：在你手下当差的人，统通不用钱买，只要上头有面子，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荐来的，都可以派得。这个话可有没有？”余荇臣道：“自然派差使一个钱不要。但是面子，也得看什么面子；就是相好，也要看什么相好，不能执一而论的。”王小五子道：“我不同你说这些，你但看我们的交情怎么样？”余荇臣道：“用不着提到咱俩的交情，难道你有什么人荐给我不成？咱俩交情虽厚，你要荐人我却不收。”王小五子见他说不收，登时把脸一沉，拿头睡在余荇臣的怀里，却拿两只雪白粉嫩的手，抱住余荇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脸，撒娇撒痴的说道：“你不答应我，我定见不成功！”此时，余荇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国缎夹袍子，被王小五子拿头在他怀里腻了两腻，登时皱了一大片。余荇臣向来吝啬惯的，见了肉痛，为的是相好面上，有些说不出口，只好往肚皮里咽。两个人揪了半天，毕竟余荇臣可惜那件衣服，连连说道：“有话起来说，不要这个样子，被别人看了要笑话的。”王小五子又把脸一板道：“谁不晓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将来我还要嫁你哩！我嫁了你，我便是厘金局总办的太太，谁敢不巴结我，谁敢来笑我。”余荇臣又只得顺着他说道：“不错，你嫁了我，你就是我的太太，我有了你这位好太太，从此以后，钓鱼巷也不来了。”